



再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一

12
2803
6



2803
15-6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一

宣公

起十二年 盡十八年

晉 唐

杜氏 陸氏

集解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

楚子

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晝戰邲

弼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按十年五月徵舒弑其君平國至今年正月九二十一月疏定十一年宋公之弟展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傳稱師人多寒當是月是而日誤也



背盟詳于傳并責椒者以不擇其交與不信之人約盟是不信之黨也諸國失信其累及椒戒後之人使擇交也 車大車也僻俛者看視之名俾俛即女墻也秋名云城上垣曰俾于其孔中俾俛非常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凡經一百二十許且遠說文作道九遠道似龜背故名

背盟故大夫稱入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成不

吉卜歸于大宮臨哭也犬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

國人入臨守俾者皆哭俾城上僻

以告楚窮也○音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入自

皇門至于遠路塗方九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

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俘實遷其民也剪賜分其地也皆滅也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也翦削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徼福於厲宣桓武不

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

使社稷不滅泯猶○泯彌忍反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

得比之○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

五年滅六滅蓼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

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皆賢君言存鄭則四君祐楚也 揚用脩云九縣凡稱其數也後漢書九縣虜回正用此語傳云蓋此時楚地為縣者九謂甲公息公之類此其杜異存之釈文又云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文王縣申息合是十

一國不知何以言九許其願也救其罪也

經世鈔左氏於大

國御帥選命之際

必詳如此所以立

事之綱領而其用

入之當否公私皆

於此見 彘季食

采于彘彘直例反

彘季士劓也非穀

韓世家云韓之先

事晉封韓原曰韓

武子後三世有韓

厥世本云桓叔生

于萬萬生賦伯球

伯生子與子與生

獻子厥厥是萬之

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

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夏六月晉師救鄭

荀林父將中軍缺代郤先穀佐之彘季代士會將上

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郤克佐之缺

之子代史駢○史趙朔將下軍代樂樂書佐之樂

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

弟趙同趙嬰兄 韓厥為司馬韓萬及河聞鄭既及

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

勦勞也○勦初 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曰善

交反又子小反 武子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德刑政事典禮不

士會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政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罷音政

有經矣經常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此陳直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

觀反 集又七入反 事不刃矣刃犯薦敖為宰擇楚國

疏左右分步卒為 左右挾輟也其應

按荆尸見莊四年

皆為釁既有間隙 故得為罪也

楚君或作楚軍非 也足利本等皆君

曾孫也子小反是 疏釁是間隙之名

今人謂尾裂龜裂

皆為釁既有間隙

故得為罪也

在左者使追求草
舉令離道求草不
近兵車也尋謂
下之草故云為宿
衛也舍人云茅昧
之明也慮有伏兵
使踐行之躡或作
踰補正言楚分
其三軍為五部而
使之各專其職也
疏類謂旌旗畫物
類也象其所建之
物而行動軍之政
教不待約勒號令
而自備辨也
林注內姓之有才
者則選於親戚之
中外姓之有才者

之令典

率令尹為教孫叔敖

軍行右轅左追尋

在車

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尋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尋音辱困

胡牒反又前茅慮無慮無如令軍行前有斥候蹋

古洽反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戒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並用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儀

則選於故舊之中
知難見信世八年
林注經武經略武
備也

孫云仲虺語中原
有爭弱二字此以
作斷語也

著致声述周頌著
定爾功注著致也
疏競疆也言無疆

乎唯武王之功業
言克商功業實無
疆也疆或作彊居

良反林注競如字
曰武王能成無疆
之業天下莫能競

也撫弱謂撫養
而取之也未必皆

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

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兼弱也仲虺湯左洵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洵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

若反者昧也者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

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攻伐以求之也
烈所謂功烈之所
林注有敵在前而
不從之決戰也

唯群子能受此辱
按初六故云出師
也

一軍之內將佐分
之各有所帥執事
上下相順和成則
為臧不然則不臧

執事謂有司也
如往也故為相從
之義秋言云坎律
銓也蓋坎水也水
性平律亦平也故
坎主法律皆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

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也濟渡河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

師之臨三三兌下坤上臨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執事順成為臧逆為

否成今疑子逆命不順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川壅

為澤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

以銓量輕重是法
象也按有律二
字微意律下添則
字觀言有法之行

則以久從己也己
指主將以久從己
故名之曰律若夫

出師之不善將以
法律一齊壞敗也
此段孔疏不詳

水當盈川而以壅
故竭也按師六
三云師或輿不與

象也尸主也如彘
子者是也附注天
屈也其軍法屈而
不伸散而不整此
亦就行師言之也

法敗則法從入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故曰律否

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

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不行之謂臨水變

乃成臨卦澤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敵疑子尸之禍雖免而歸

必有大咎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韓厥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為罪己重不如進也失屬彘子以偏

師陷故日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也捷成與其專罪六人

果果然也孔疏果敢非也韋云果猶竟也

目氏春秋莊王湫于孫叔敖沈尹蒸楚史欒杭沈令尹進孫叔敖又莊王學書于沈尹華

或云此捷如字與上不捷異林注若與晉戰而不勝捷則雖食參之肉足以雪耻乎楚在南旗亦友向南

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貴元帥師遂濟楚子

北師次於郟郟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

子重將左子及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及公子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

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

乎令尹南轅及旃回車南鄉旃軍前大旗伍參言

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

不仁未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

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郟二山在榮陽縣西北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

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

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

林父之令不行軍衆欲寡聽進止而無正命不知所從也此說與杜異存之君指楚王臣指晉臣言社稷之耻也

繼後繼也蠶繅布破而無綠也楚人衣被醜敝謂之樓裂樓裂禮縵藍葦縵同說文縵無綠也通雅詳之

疏荆竹織門謂之篳門篳路亦荆竹編車也

孔疏于呼同曰也

軍實謂軍徒器械

兩廣之別各有一

卒百人一卒外復

有偏一兩二十五

人兵法十五乘為

偏有一兩從之兩

是偏家之物故謂

此為偏之兩其實

一廣十五乘有一

百二十五人從之

言之者成辭婉句

耳成七年九乘為

○敗必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年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也討治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易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傲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員

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箴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誠先大夫子犯

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其君之戎分

為一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

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

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為承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楚為師叔入

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得屬知季

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

以我卜也以我戰

近王者為次序以

當其夜若今宿直

遞持更也

左廣受而代之此

書日事也內官親

疏右廣雞鳴初駕

數其時刻至日中

小偏故此十五乘

之勝負決去就也
鄭人之言不可從
出入此行猶言往
來於鄭也不能文
林注不能文飾其
辭也

馮云遷迹則迹之
意或云猶云逐出

丁反屏步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實其言必長

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楚

少宰如晉師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也閔憂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也淹留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也率遵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

○侯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死子以為諂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對言誤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於鄭也遷徙以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執戰又示

音丹羣帥○圍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

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蔽左車左也蔽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

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間暇○兩力

及鞅於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

之設反國古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

之也按潘岳西征賦劫宮廟而遷迹
疏周禮環人掌致
師鄭注致其必戰
之志蓋致已欲戰
之意于敵人故單
車揚威武以挑之
挑彼晉師故曰以
致晉師兩環人注
引作柄紉文亦云
兩或作柄兩飾掉
正皆無明訓服虔
亦云是相傳為然
也飾馬者謂隨宜
刷剗又正其鞅以
示間暇也
任安世云三路來
逐故於左角先射

其馬傷則一車之人不能進而角退然後射右角之人右角亦退逐者惟有中路之鮑突耳射馬勇於射入急忙中先其易者是射法也疏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故有此說林注鮑突當樂伯之後追之獻禽之人或者未至敢以此供從者之膳蓋射饗以恐晉師而以善辭求免錡還及榮澤

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

麋與於前射麋麗龜背之隆高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突止

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復逐晉魏

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驪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

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

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榮澤在榮陽縣東新

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

殺必邁及又如字射食亦反叔黨命去之潘黨

潘廷趙旃求卿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

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

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

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

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

警也徹去彘子不可不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也

也

也

一說乘猶陵也
惡惡意也

林注召楚而盟也
趙旃魏錡二有恨
之人往矣若弗設
備必為楚敗

按注覆上脫七字

補正嬰齊事因士季語竟言之

使其徒入召楚人疏使已從人入壘以取俘馘也此所以為怒楚

補正兵法車十五乘為偏今用舊法而易其名耳按說與召伯所說同

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

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

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而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

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

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

說說舍也。說舒銳及下同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

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

居勿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

服云屯守之車文七年先人有奪

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昭廿一年亦有

此語詩六月篇

范史獻帝登船諸不得渡者皆攀船

船上人又操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林注二軍爭舟故斫斷手指在舟中

者可以兩手掬之按公羊亦有此語

蹇晉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

在右今中下軍在上軍之右者皆後

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名。輓徒温反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

勅景及圍直觀反先人去聲下同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

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工尹齊將右拒卒

唯上軍在焉按移移太濟河也

拒方陳也見桓五年拒矩音義同按

周礼車僕有關車注補闕之車晉後

有游奕宋有御前游奕軍兵家或以

後兵為游

按戶或作尸誤也

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止戶曰戶

補正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之也物觀

云扈訓止戶扈通

以逐下軍陳名○拒音矩下同楚子使唐狡與蔡

鳩居告唐惠侯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狡古卯

及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

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

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

卒為軍後殿殿多練反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

用疏桓八年云楚人尚左此乃先駕

耳肩約車上之兵器者慮其落也

隊坑則橫木有礙故脫之而後進帆

是弱風之名不帆風則車輕故得出

玩也校輪一作投於輪

附注甚訓教杜以意解之爾說文引

作界云舉也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

按西京賦薛綜注云慧教也綜又云

肩闕也建旗車上有闕制之令不搖

以此始亦必以終則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

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隊直類反楚

人甚之脫肩甚教也肩車上兵闕○甚其器反圖古熒反服云肩橫木校輪間一曰車

前橫木西京賦云旗不脫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

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投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劍反本作靶音怕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

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數音朔逢音龐蜀本作逢謂其二子

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旃在後旃老稱也怒之使下

勤者尸求屍也
表表識也
獲者被殺之名累
即重也

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取其
尸○女音汝
皆重獲在木下
死○重平聲楚熊

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族家兵及還戰
罃於耕及還音環
廚武子御
魏錡下軍之士多從

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屬

房箭舍○射食夜反
又食亦反
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

愛蒲楊柳可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董澤澤名河東

董池既盡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可勝既乎謂用之
不可也我不以
好矢射楚貴人之
子而償之吾之子
其可得乎吾為此
計者不可用好矢
苟且為射故也

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聲丙辰楚重至於邲

宵濟亦終夜有

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補正言其軍無
復部伍
輜重載器物糧食
常在軍後故戰後
乃至重直用反是
京有二義一曰大
也又曰與鯨通鯨
好食小魚故喻不
義之人武作歪
頌者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此武
王崩後周公所作
也國語可証
求美德之士而任
用之於是功業遂
大信哉唯我武王

側立反
古刀反
戰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
能誅滅暴亂而息兵
肆遂也
夏大也

保之
頌皆一章言其卒
章者謂終章之句
也
我者民自謂也

今頌篇次極第八
齊第九也
戰暴禁暴戢兵也
時夏保之保大也
者定定功也我祖
安民也綏萬和象
也豐豐財也

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又作武其卒章

曰者定爾功武頌篇名者致也言武王其三日鋪

時釋思我祖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釋陳也時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

夫武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

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動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今罪無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禮所以遂興是

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

古者師行必以遷
廟主行載于齊車
為此遷主作宮於
此祀之告戰勝也
服云使楚師來入
鄭分鄭國以半與

楚以半立魚臣而
已擅其權也

附注入楚師謂自
往詣楚師耳
時世禍亂必有憂
病者於其所適
歸乎
而四月篇

食楚穀三日

而訓則附注歇息
也困獸猶鬪此語
又見定四年然彼
文意少異

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君子曰史佚

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

何所歸乎歎歸於怙亂者也夫侍亂則禍歸鄭伯

許男如楚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

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

師三日穀在僖二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

得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

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

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按知猶見也見僖
廿八年

既勝其軍又殺其
國相是再克也

進退此追論林父
平且為不可殺也

疏孔安國孝經傳
曰進見於君則必

竭其忠貞之節以
當國事直道正辭

有犯無隱退還所
職思其事宜獻可

替否以補主過一
說此則以及忠為

進以自補過為退
耳申公以下乃

補叙前事也或以
蕭潰為衍者非也

疏亦誤矣。禮記鄭注續新綿也。謂生髮也。舊說河魚腹六字句一說河魚絕句猶云如為河魚是本疏義見下。按麥麩作酒之物。鞠窮即川芎也。疏水厄似河中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一說河魚之病自內及外。故腹疾似之。林注將有河魚腹病奈何。亡者叔展自謂也。若汝也。此與哀十三年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相似。

勉之

拊撫慰勉之。○賈戶內反。拊芳甫反。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言

說以忘寒。○秋

戶牖反。纊音曠。

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

申叔展

也。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申叔展故因卯呼之。○傳音附。

還音旋。號戶到

反。一戶刀反。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

乎。曰。無。

麥麩。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社。泥水虫。無社。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麩去六反。

鞠起弓反。

河魚腹疾奈何。

叔展言無禦。曰。目於

皆井而拯之。

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廢井也。字林。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廢井也。字林。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叔展又教結茅。云井無水也。

應以為信。○經直結

反。己音紀。舊音以。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

經存焉。號而出之。

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號。戶刀反。

晉原穀宋

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原穀曰。恤病討貳。

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

病也。宋為盟。故伐陳。

陳貳於。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

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

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

衛殺孔達。傳。○約於妙。反。又如字。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為災。

故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疏原穀杜譜以為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此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救之者。救衛也。

宋伐陳討貳也救蕭恤病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也華椒之罪即承群傷之言也

是甚晉刑又尤穀罪故云爾

按此謂晉人尋去年冬清丘盟載之言也此尋即經求意也非重溫所歸謂歸罪其謀臣以說於晉也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願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

也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

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

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清甚故曰惡之來也

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

我說欲自殺以說晉○說如字罪我之由我則為

又音悅以說音悅又如字

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皆盟于大國罪之夏

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

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殺以

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

○縊一賜反

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亦皆告

任任其罪也大國宋也衛所以得罪由我禦宋一說九字絕句大國謂晉朱云我不引罪自殺是九晉也曹文公卒于宣公盧立鄭叛晉即楚宜晉景自將以伐之也故書晉侯

成訓平女衛侯之
女男子謂妻為室

使鄭自謀而來服
晉

補注楚子忿晉伐
鄭欲伐宋而無名
故不假道以起怨
也其聘晉非為好
也怠晉之救宋也
按晉不問添曰字
觀耳目各舉一
事以相反言

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使復

其位襲父位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告於

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行音杭質音致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

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

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

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

○馮皮水反惡去聲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

死○便所吏反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

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殺其使者

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袂振也屨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劍及於

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

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

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

疏樂謂樂居高位
也懷思也謂思高
位於魯也思高位
必貪貪必計謀他
人既謀去他人他
人亦謀去己
言魯國風土可樂

免免罪也聘使卿往也朝君自親朝也於是君皆主人之事也

加貨加增於常也此庭實亦主人所陳也詳僖廿三年劉炫以為賓所獻

劉云此勸君行聘不妄言主之禮備非也言彼禮備者所以勸君行也林注君大夫始特會楚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後

己一國謀之何以不止為十八年歸孟獻子言於

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

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豆百朝而獻功皮幣也

於是治國若征伐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

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

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言責而今楚

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一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

書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故始書之人者衆辭

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蓋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覆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上爵也林父稱師從

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各兩下相殺之辭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無傳無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

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二故哀冬蠶牛蠶

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冬蠶牛

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冬蠶饑風雨不和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宋人使

欒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

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天方授

按漢書引此無高下任心一句林註

事之高下在此心能度時而制宜

附注藪大沢也一

日沢之水希者山

藪二物存之

天道之於物不容

使之完美也

林註楚子凡三強解揚使反其言

非我許賂而失信不報汝則自棄其信也人君能制作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川澤納汗受汗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國君含

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君其

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

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及言晉不救不許二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

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

命令是義也

以臣之信載君之

義而行之是為國

家無疆之利楚子

行賂是不知制命

之義也為臣而不

辱君命以死是能

享其天祿也成

其君命也死則死

耳復何求焉按林

註死一字句恐非

猶言一死之外又

求何事也

孫鑛云轉折俾有

叙第多四字句遂

覺方而不流動

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實廢隊也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

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

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積在宋

服不能服宋而去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

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申叔

按孫子鄉間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因其官人而用之注守將典守其事之將傳云謁者舍人皆秦漢之官名或以易子析骸為古語然觀哀八年景伯語則為實事公羊傳變作炊補正乘其不備劫之與盟也疏林上之盟私盟也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非私盟之辭

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及之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

荆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曰敝邑易子而道之華元益用此術得以自通

食析骸以爨爨炊也○析思雖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及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不備楚盟不書不

音致 告○質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音致 酆舒為

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 晉侯將伐之諸大

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僇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僇音俊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耆市志及 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且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

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

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

林注言何補於事按詩式微及旄丘序言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疑此時事下文云立黎侯而還是也此二詩則在衛風附注其命謂天命也史記紂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

以声以為皆出亡
 之下 文者物象
 之本字者孳乳而
 生故文謂之字也
 按正字之反即為
 之字說文之篆作
 五乃反正字徐鉉
 曰尚書惟正之供
 反正不供故曰乏
 周礼大射共三乏
 皮為之以避矢通
 志正乃射侯正以
 受矢之以避矢是
 相反也一說之可
 之誤而弥殄及避
 箭短牆也說文不
 見也卒終也後終
 立之也非此時事

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地反物為妖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趙鄆舒奔衛衛

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人

皆王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卒

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

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立

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

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也晉侯還及雒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嬖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

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

示教以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士伯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秦之力人也此句
 收上起下
 治謂病間之時補
 正凡人病未昏酒
 未醉皆曰治列子
 鄆析謂子產曰子
 奚不時其治也謂
 伺其醒時
 邱氏云治亂二字
 為千古孝子開兩
 大路從父之命豈
 得為孝亦此意

氏矣

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羊舌職說

向父

曰周書所謂庸庸

康諱庸

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

士伯庸中行伯

用君信之

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

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錫賜也詩大雅言文

王布陳

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

率是道也其何不行

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不敬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

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

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

為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

宋本載作哉詩文

王篇文王載周道

而行之

心之精爽云云昭

二十五年傳文傷

二年天奪之鑿

藉周法民耕百畝

公田十畝以豐財也冬

蠶生饑

取所借之田

幸之也

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

晉既滅潞氏今又拜蓋其餘黨上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宜榭火

傳例曰人火之也

成周洛陽宜榭謂武室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殿前秋郊伯

姬來歸冬大有年

無傳鄭音談

傳十六年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辰

二月獻狄俘

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藉田借也民之田

穀出共公川不過

取所借之田

昔反借也

服云宜宣揚威武

之意成周周之下

都此榭別在洛陽

講習武事則往就

之歇前者無壁也

如今之廳李巡曰

墓上有屋謂之榭

天子太傅三公之

官諸侯太傅孤卿

之官典命云公之

孤四命鄭象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

一人晉霸王亦置之文六年有太傅

陽子太師賈佗則嘗置二孤矣

按幸民僥倖之民也賞僭則及淫人此國之不幸

疏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害故得指火體而謂之火天火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言其所害為災

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

○為于王孫蘓奔晉晉人復之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也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則無不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

宜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郊

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

○為于王孫蘓奔晉晉人復之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案武子上或有季字依注則有者為是林注季氏句而汝也殺切肉也公侯來朝王禮之有享有宴享有體薦薦其半體謂之房

是示儉也宴有殺烝不食故不解折

若卿來聘雖為設享其禮用宴士會

卿也故享之用宴禮程大昌云折當音舌言破碎也

許昭公卒靈公立蔡文公卒子景公

固立

大夫相佐也殺烝烝升也升

而殺烝故怪問之

乎王享有體薦

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禮也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盟錫丁未蔡侯申卒

星歷反

許昭公無葬蔡文公無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林注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或云魯衛曹邾皆隣時宋與楚平若以宋為導東侵則四國實為門戶而唇齒相依斷道之盟不可已也穀梁云晉卻克耿衛孫良夫跋婦人乃頃公之母蕭同叔子沈氏引穀梁云卻克跋孫良夫耿想是古本杜用之案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所不與崔慶者所不殺子者

朔官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音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齊

頃公唯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於房跋而登階故笑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復

而東渡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

無復命矣欒京廬邾克之介使得齊之邾子至請

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

所不嗣事于齊者予所否者此類皆用所者二字此無者字宋云所誓辭也太室云不得齊事謂卻克使徵會齊侯依違不明答卻克方怒婦人笑先歸謀伐之故留其介必得齊之答也亦通不許請者時武子為政故也執齊使者武子將老不出聽政故也林注今則皆言晉之群臣待人不信或云此段有脫舉言上添今諸侯上

于鞞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

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

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執

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

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土歸言於晉

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

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也齊君恐不得禮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

也齊君恐不得禮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

添故看
朱注寧會晉而就
死焉今又從而執
之是齊侯左右沮
止者其言實矣久
久執也陸云三子
被執齊人必有悔
遣使來之心或將
皆晉是成其悔也
按林注以左右為
四子之人未知孰
當杜意或云若使
君好絕吾罪重矣
寧往就死上來者
謂他人下來者謂
三子也
以類者謂止於一
事也君子怒無道

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
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
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以懷來者吾又執之
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
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及者得辭及者高固謂得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
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
老致任初受隨故曰隨武召文子曰變乎吾聞
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上會之子變易者實多遷

而討之喜有道而
福之皆為已亂也

郤子之怒齊雖云
人情其意或者欲
已禍亂於齊乎弗
能已其禍亂者則
必反從而增益之
方言云豕解也
劉云再言九者前
允據適妻子為文
後允嫌妻子為君
母弟不得稱弟故
更言九也叙例母
弟見于經者二十
而傳之所發者六
條而已

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也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

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

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爾從二三子唯敬

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肝卒公母

弟也凡天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

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

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

公伐杞林註自是內不書君孫征伐在大夫也。卿書名氏大夫稱人此稱人故知大夫。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凡葬從彼臣子之辭皆曰公若書楚葬當從彼所稱云葬楚王故不書也。蠻夷卒不書楚亦似之常猶例事可善故特書之雖特書略之也。叙文筆本作櫻亦作杯。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邾大夫就鄆殺鄆

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兵楚之葬僭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秋邾人

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殺也所

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

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秦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

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弑試也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也戕殘也外人卒暴而來害之也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漸恐故誤唯叙例亦作漸。宣叔季氏之黨也季氏欲借題以去歸父故宣叔始之正言以自表終之助惡以奉勢其怒

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夏公使如楚

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秋邾人

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殺也所

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

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秦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

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弑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晉欲以

去起呂及張如字一陟亮反與公謀而聘晉欲以

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之者反言也一說

季文子之言如婦

罪于司寇不治故

宣叔怒謬矣

使者出聘君薨而

焜執圭復命于殯

外自西階不升堂

子即位不哭復命

如聘子臣皆哭與

介入北鄉哭出祖

括髮入門右即位

踊若在外奔立介

于位南面身北面

執圭復命哭而退

括髮即位北面哭

而出以復命之語

諫使告于殯也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于欲去之許請去之

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

子自以歸父害亡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

遂逐東

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

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

既復命袒括髮

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一

宣經十二年傲

古堯反

成陳

直觀

背盟

溥

倪

五計

故為

于偽

逵

求龜反爾雅云

肉袒

徒旱

所祐

又俘

海濱

音翦

子淺

前好

呼報反

厲宣

鄭桓公友周厲王

桓武

鄭武公名滑

不泯

徐

亡

軫要福

於遙

將中

子匠反下及注並同

先穀

戶木反本又

焉用

於虔

許靳反服

而卒

見騎

其寄

勁

別也

彼列

等差

初佳反又

攻昧

音侮亡

左相

息亮

耆昧也

徐其夷反老

無疆

居良

軍帥

所類反下及注有

否臧

子

郎

反故應

應對壅

於勇反本又

大咎

其九

令鄭

力呈

邲

音沈尹

審筭

反徐甫

詣反南鄉

本又作

管

古緩反

管城

管叔所封

使如

所吏

字林

反驟仕

救紂

直九

冒

莫報

縷

力主

箴

章金

賈

反

要也

一遙

一率

子忽

反注

反

反

反

反

同五乘繩證反復以扶又反下序當其次一本作序當其夜○今本亦同少宰詩照反注

及下夾輔古洽反舊毋廢音無候人反諂勅檢反羣帥所類反摩近附近

示間音閉從者才用反下請使所吏反及熒戶局反○今本榮於鮮音仙注同二感胡

反○今能好呼報反喪師息浪反警音徹去起帥將一音子反七處昌

反為乘繩證反下三十乘元楚王更音庚迭反卒奔子忽反下掬九

反右拒本亦作矩四十乘繩證反下從之萃似醉反脫肩徐公反不帆本又作

反差輕初賣反二十乘繩證反老稱尺證反厨武直誅反擢直反陂彼宜反將不

子匠重也直用反君盍戶臘反韜也他刀反鋪時普吳反繹音敷亦屢豐力注反

屢數所角反下暴骨本或作曝懲直升反慝他得反毋怙音無濮音卜國相息亮反

同不競其敬反宜僚了彫反言說音悅司馬卯馬鮑反以禦魚呂反不解音蟹

智井字林一拯拯救之乃應應對之無守手又反宋為于偽反陳其音恭舊好

呼報欲背音佩十四經年經注同十三年傳累及劣偽反使人所吏反而亢苦浪反

經十四年傳以妻七計反為邨于偽反閱音悅惡宋一音烏聾力工反殺女音汝

見犀賢遍反袂面世反袖徐又反屨九具反室皇闕門反公說音悅經十五年

潞音路別種章勇反王札子徐側反倒札丁老反螽音終稅始銳反復十扶反傳度

時待洛藪素口反匿瑕女力反舍垢古口反本或作為說于偽反解揚音蟹無

降戶江反櫓音魯女則音汝下注廢隊直類反其守手又反將子匠反利道音導骸

本又作骨公羊傳作爨七亂斃婢世反豐芳忠反潞相息亮反耆酒市志反

黎禮兮反顛苦果反復立扶又反雜音洛嬖必計反必以徇似俊反本或作必

同其治直吏反下以亢苦浪反以瓜古華反衍以善反吾喪息浪反叔向音香丈

也夫音扶倬音芳夫音夫不敬一本作而敬魄音白經十六年留吁况于別種章勇反

又并音必政音反一宣謝本又作謝音同傳鐸辰待洛黻音弗將中子匠反大

傅音泰也夫音扶兢音居兢音陵亦音作矜音本諺音之難乃旦反復亂扶又反殺音反殺音反殺音反殺音反

烝音承經十七年傳跛而波可不復扶又反樂京廬音力孟音于孟音于孟音于孟音于

楚音免免音反汲音急汲音急君好呼報反為是于偽反犯難乃旦反將焉於虔反不拘于九反

復為扶又反者鮮息淺反如祉音恥鳩乎本又作豕注同今鳩解音蟹

見方嘉好呼報反經十八年子臧子郎反僭而子念反以徵如字明也

反止也魯竟也音境傳為質音致解緩佳賣反日弑音弑弑音弑弑音弑弑音弑

從矣他音皆放音此以別彼列反一朝如字卒暴寸忽反大援于眷反也夫音扶請為于偽反介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二

成公起元年盡十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諡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無傳無冰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周禮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

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甸繩證反斂力

疏丘甲此註多是司馬法文然以周禮冠之者言此是周之禮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甸即乘也車一乘甸所

成元年

左傳卷十二

田故以向為名今

魯使仁出之乃甲

倍於常甸徒練及

又繩證及頌氏引

李靖說曰廿五人

為甲一仁前日出

十八人今出一甲

廿五人故曰丘甲

戎既與周平無備

要其無備將遂往

伐其國也

得罪於神故不祥

祥吉也福也

一說完當作字字

之誤也然非杜意

賦車馬也

齊既黨楚必來伐

魯同我同伐我也

林法衛大夫帥師

于是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

茅戎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

告茅戎所敗書春秋從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邲

瑕故謂之瑕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

善為于嘉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

偽善為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

佩下堯反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

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

也別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

也難乃且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秋王

人來告敗解經所以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

完繕市戰反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

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

齊齊侯伐我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

日戰大崩日敗

二

三

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

齊桓召陵退而盟禮楚也卻克袁婁進而盟壓齊也忿甚

釋例土地名鞏與袁婁並闕不知宋文公卒子共公固立衛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禮卿不會公侯會

續四月無丙戌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

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

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鞏齊地○郤去逆反鞏音安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

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

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鮑步卯反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

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好呼報

及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

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

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

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

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也○膊普各反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

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林志親鼓士絕句依卻克傷矢下疏則鼓字爲句

則貶之而稱人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傳爲置盟發而兼爲楚臣示例也畏晉竊盟故曰置盟言此盟終不固是

置之之道也一說窮乏不得已而盟盧蒲複姓出自桓公就魁其名

膊去衣磔之也方言云曝也

林志親鼓士絕句依卻克傷矢下疏則鼓字爲句

林注衛使四子侵齊未至齊境故言將侵齊或云將字

左繡夏五經闕文夏有傳闕文郭公經訛字閏月傳訛字林注我此句於此禦也孫子乃止疏上子指斥孫子其言並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寧相向會皆不對也下子乃專與孫子言此段疑有闕文守邑大夫呼為某人如孔子父鄒邑

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

四世孫甯桓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

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若知不能

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關文失新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

夫復欲戰故成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

子國卿也隕子辱矣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於

此止禦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

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既衛人賞之以邑賞

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繁纓

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仲尼聞之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

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動不失信

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禮義以

生利得其宜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

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

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

大夫傳稱鄒人統是也四周一作四面周禮注云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軒縣三面其形曲鄭玄云樊讀如擊帶之擊謂金馬大帶也纓金馬鞅也皆以五彩屬飾之禮藏於車服之中也平成也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也按自假至疎自與至見奪晉六卿是也家語王註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按名器二句

昭廿二年史墨亦有此語

按不中猶不堪也疏本作無能非也故居家必備云但談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杜預已有此語今本作無能似後改之將上軍一作佐誤也疏宣十七年士會請老卻克將中軍荀庚將上軍故

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卻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衛有先君之明與先

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使請

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范文子代

荀欒書將下軍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

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

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

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

今上歲代荀庚將上軍也卻子匿為救來本情及使速以徇示已亦同意按平且明朝也見於上

紕憾報伐也請於大國代祈寬也

傳云築礫通用大石礫而碎之以投人也一說與揲揭同舉也

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

○靡如字又音摩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見賢遍反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謂齊

敝邑魯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

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

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築擔也○禽

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木焉以徇齊

賈音古
附注翦齊斷也
按翦滅崩滅也莊
子皆滅一作揃滅
使物齊整妍滯也
此而下或有後字
非不被甲恃勇輕
敵且欲易進也
疏雖天子諸侯自
將兵者亦親旗鼓
以命衆也

狄之汗汗穢之汗

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

有餘欲矣西師陳于鞌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

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

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陳直不介馬而馳之甲

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

而擊鼓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

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

殷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折之設反股

於閑反又於辰反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苟有險地必下助推之恐車敗也

車于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亡推車○張侯

一人猶一乘也即指中軍大將一人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

狄文病字絕句附注連下為句是

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國語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

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病未及

援引也抱擊鼓杖也解張自已并轡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

代郤克鼓也逸奔出也

從之晉師從郤克車○并必政齊師敗績逐之

正字通不讀如跌因華跌而比擬之

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華韓厥夢子輿謂己曰

伏琛齊記引畿服經不如葦木之不

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

花帶也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於水

者皆在中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

宣二年傳曰戎昭
果毅以聽之謂
禮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是殺敵為禮
肘臂節也謂左右
為凶處故以肘排
退之定安也俯
而安隱其右之斃
者左繡此處虛歎
疏言此者為下丑
父與公易位由厥
之俯張亦助厥定
右故並不見之也
周禮士乘棧車棧
輻音同孫鑣云丑
父蛇傷當是壬申
夜事水經注華泉
華不注山下泉水

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食亦反○皆同射其左越于

車下越隊也○隊直類反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

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毋音無乘繩證反從左右皆

肘之使立於後欲使立其處不韓厥俛定其右俛

也右被射仆車中故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

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也○華戶化音圭丑父寢

於輻中輻士車○輻仕產反蛇出於其下以肱擊

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

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絙也執之示脩○臣僕再拜稽

也 襄廿五年鄭
伐陳而入之子展
執繫見陳侯再拜
稽首承飲而進獻
此蓋軍中禮韓厥
誤以五父為齊侯
馮云向丑父擣鬼
是奔辟則秦兩君
臣又辱其戎士之
職故不敢奔辟附
注臣辱戎士四字
典注意不會而典
下文敢告不敏語
脉相屬宜漸向下
敢告臣雖不敏願
從君還丑父詐為
君使公取水逸去
或云三入三出皆

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使羣臣為魯

衛詰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

偽為于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

下郎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

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屬音燭行敢告不敏攝官承

乏言欲以己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

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

扶廢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

出入齊軍也免婦
入軍又二次挺身
出入最後出衛狄
衛陳自徐關歸矣
此說亦劉而異于
杜存考以疑必誤
林注楯以覆言齊
侯入于衛師衛亦
畏而不害而逸之
冒護冒也抽戈未
詳十七年抽戈結
社殺三卻於其位
襄廿六年抽戈逐
王子圍隱十一年
拔棘以逐之是皆
欲害之也或云抽
當作收誤寫也收
抽同音 辟女子

難^カ以死免其君我戮之^ス不祥^カ救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ス齊侯免求丑父^ス三入^ス三出^ス重其代亡故三入
故^カ反^レ且^レ反^レ每出^ス齊師以帥退^ス入于狄卒^ス齊師大
退^ス心^ス故^カ齊侯輕^ク出^ス其衆^ヲ以帥^テ厲退^ス者^ヲ遂^ニ近^ク入^ス狄卒^ヲ
狄卒者^ハ狄人從^テ晉討^テ齊者^ヲ○輕^ク遣^テ政^ヲ反^テ逆^テ補^テ諍^ヲ反^テ
狄卒皆抽^キ戈楯^ヲ冒^テ之以入^リ于衛師^ニ衛師免^レ之^ヲ狄衛
之強^ク故^カ不^レ敢^テ害^ス齊侯^ヲ皆共^ニ免^レ之^ヲ遂自徐關入齊侯見
護^レ之^ヲ○楯^ノ食^ノ準^ノ反^テ又^テ音^ノ允^ノ
保者曰勉^テ之^ヲ齊師敗矣^ヲ勉勵其守者辟^テ女子^ヲ使^テ辟^テ
齊侯單^ニ還^テ故^カ婦^ノ人^ノ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不^レ辟^テ之^ヲ○辟^ノ音^ノ避^ノ
徒免乎曰免矣^ヲ銳司徒主銳兵曰苟君與吾父免

一說辟說作闕猶
周禮司寇前王而
辟孟子行辟入十
五年辟重皆同按
周禮皆人為辟釈
文婢亦友

矣^ハ可^ク若^ク何^カ言餘人不乃^レ奔^ル走辟齊侯以為有禮^ヲ先
君^ノ後^ニ問^フ既^ニ而^テ問^フ之^ヲ辟^ノ司徒之妻也^ヲ辟司徒主壘壁
子之石窶^ヲ石窶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晉師從^テ
齊師入自丘輿擊^テ馬陘^ヲ丘輿馬陘皆齊齊侯使賓
媚人賂^テ以紀^ヲ魼^ヲ玉^ヲ磬^ヲ與^テ地^ヲ媚人國佐也魼玉魼皆
又音^ノ彥^ノ又音^ノ不可^ク則聽^ク客之所為^ヲ賓媚人致^テ賂^ヲ晉
言^フ魼^ノ子^ノ孕^ノ反^テ不可^ク則聽^ク客之所為^ヲ賓媚人致^テ賂^ヲ晉
人不可^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ヲ同叔蕭君之字齊
難^ク斥^テ言^フ其母^ノ故^カ遠^ク言^フ之^ヲ○而使^テ齊之封內^ニ盡^ク東^ニ其
質^ヲ音^ノ致^ノ下同^ノ難^ク乃^レ且^レ反^テ而使^テ齊之封內^ニ盡^ク東^ニ其
畝^ヲ使^テ壘^ヲ畝^ヲ東^ニ行^ク○壘^ノ津^ノ對^テ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杜譜云國佐賓媚
人武子見於經傳
不知賓媚人是何
等名號也晉如不
許和欲戰則欲更
戰夫人笑克于房
故欲質以辱之
按晉文公伐衛東
其畝今又命齊蓋
晉人慣用此法附
注東西行衍西服

畝^ヲ使^テ壘^ヲ畝^ヲ東^ニ行^ク○壘^ノ津^ノ對^テ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忍^テ反^テ行^ク戶^ノ即^テ反^テ又^テ如^ク字^ノ對^テ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虞奮注無

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其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詩既醉篇下南山篇

朱文公曰井田之法縱橫為溝洫川澮其中阡陌一東

一南十字相交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衝但一直向東可以長驅而來矣一說物相也下傳物土方周禮物

地事淮南子物其樹蓋名品之意

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也按五伯始見于此楚莊卒而未久何得指數杜說為是揚云四王如宋下王音

狂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役使也猶小役大之役詩長發篇有辭別又有辭也

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師或云犒即犒字說見札記

晉惠齊國不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

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

雅言孝心不之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賜下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

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關失四王之王也湯

文武之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桓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竟

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適聚也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

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臏使所吏反從才用反畏

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

泯其社稷則齊國社稷之神福晉是徵齊國之福也文六年傳注震威也完全福幸之時指先時也劉云幸而勝亦當從晉命敵邑上添不然看按齊人元來疾惡魯衛今不許其和則相仇之心甚於今日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戰敵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卻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鬻磨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舊史先關故仲尼修經無之定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是例也釋例先路者韋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其受之於王則稱大疏所建大白大麾所服韋弁冠弁司馬司空本卿官晉以三軍將佐為卿之號此為大夫也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

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於偽反藉在夜反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關公會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郟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物司馬司空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廩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曠多埋車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

也車馬塗車茅馬也殺人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阿棟也四角用棟也翰幹也當墻兩邊障土者故知在旁檜如會弁之會會在弁上故知檜亦在上皆棺飾也伏死伏死節以義爭之也何用為臣疏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林注何用此人為臣疏大門之內外皆謂西東向也婦人在堂賓在門內禮也今三子哭于門

皆王禮○翰戶且反一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弟須○去起呂反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用若言何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禮衛人逆之設喪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移在門外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此禮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

外故婦人亦下堂移在門內也疏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而至於葬補正葬禮有進無退故也按唯穆公喪用之也他公則否

按子蠻自以取禍死耳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以此罪之也史注引傳文不出于魯人之有生實為難保重生猶死況取妖婦當必速死莊王英主故以義理正之子反儒夫

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申志反下殺靈侯同殺御叔御叔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徵舒子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滅陳○喪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息浪反易得無為取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

故以禍患傷之
烝上淫也

疏勝則為妻奔則
為妾導之云女歸

鄭國吾依禮聘汝
以為妻林注言吾

將就鄭聘汝巫臣
又使人詐自鄭來

召夏姬曰親來迎
尸如是淫婦何有

於前夫之尸徒以
此為名也

求之謂交易也

此姬欲使送者言
之也

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

聘女道夏姬使歸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襄

尸必來逆之姻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

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

弟也知營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新佐

中軍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營也其必因鄭而歸

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鄭

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詐之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銅鑄塞也鐵

器穿穴者鑄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鄭鄭伯詐之聘夏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

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

室以行室家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

子從才用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及鄭使介

及幣而以夏姬行幣副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

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以臣於

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子反請以重幣銅之禁

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五傳下本卷十一

成二年

仕宦亦似

召氏云恭王年才

十三年耳其言可

以為方代納諫之

法明智英漢昭帝

伯仲

韋注兵凶事文子

後入故武子憂望

也林注以望為望

功非矣

屬猶注也

左繡文子語與孟

之反對看敗入固

可後勝入又不可

先釈文吾知免矣

一本無知字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

及又如字偽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

吾于偽反言不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

許言不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滅巫臣族

晉南通兵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

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

○見賢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遍反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

報勞力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

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

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

使于楚楚不聘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

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帥子重曰君弱傳

寡人生三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羣臣不如先大夫

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

詩文王篇

照

君弱與下二君弱

橋故稱陽橋之役

林注楚侵魯及陽

乃與晉伐齊衛亦

受盟于晉

和好及成公即位

二君皆死不能作

於楚乞師伐齊而

按宣公末年求好

三字觀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猶用衆與下猶以衆克熙屬托也即遺戒善用之善用我民之加以爭諸侯也與下善用其衆應疏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車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唯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若夾衛王然蓋宣叔不欲使楚

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已責責責責責責責逮鰥鰥鰥鰥鰥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亂冠古使臧孫往臧孫官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

而遜辭以求免

凡會盟經賤之稱入或總言大夫若實是國卿本合書名者傳即顯其名氏此齊之大夫傳不顯其名為非卿故也按此盟鄭下有齊曹邾薛鄭則猶言齊國等之大夫也

織紵執斲而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縉布者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賈之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稱人諸侯不書皆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位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也堅息也辭佳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

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

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

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

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

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

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

與以衆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襄廿三年傳誰居其孟椒乎注居猶與也檀弓誰與哭者按誰居此語例多倒句魯國為公衡所棄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淫色酒酒毀壞典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洵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

不獻捷者一敬兄善反勞刀報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

敬親曜告伐事而禁淫慝也淫慝謂覘掠百姓取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於王室鞏伯上軍大夫非命又奸先王之禮

謂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以非禮待人是為忝辱之

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言特地差入來撫王室者而不使命卿來也而字有九

不獻捷者一敬兄弟甥舅一禁方伯之過於覘掠囚俘也

大師大公望也抑豈責其遽加兵也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其檜也曰天子之吏注謂三公也此謂不依獻捷之禮也獻捷必重於告慶朝上軍大夫也今降於卿禮一等是不失常也如得獻捷禮亦當如此陸云晉人非禮王郤之可也今受告捷是畏晉而然傳蓋見其違常也私宴賜賄皆非禮勿書以為例也檀弓云有焚其先

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寧

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不能對莊伯鞏朝○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

者天子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

禮也勿籍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

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

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指此

凡邑多田曰田棘蓋屬汶陽者

聘而遂盟之于是始此二盟公與之盟也上云來聘盟又不地是盟於國都公親可知也故不言公鄭伐許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林注是狄鄭也其杜異矣存之

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

而葬緩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

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蛇

以支反如字大雩無傳以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赤狄別種○虜在良反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

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

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

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不書者孽之也

於是方此時也楚人畏其權要故許之

德荷恩也

使東鄙覆諸鄆覆伏兵也○覆扶又及敗諸

丘輿鄆丘輿皆鄭地晉偏皇伐如楚獻捷夏公如

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許恃楚而不事鄭

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

尸于楚以求知罃鄆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

荀首知罃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

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

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

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

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力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

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戮

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

任當也身雖死而朽焉此恩不朽腐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按此謂感私恩而不能報也若從以下卅一字一氣誦若不以下四十六字一氣誦次及以次而及於軍事也卿當帥全軍而言偏師者謙

矣不以私惠廢公事，忠於君是乃不負楚君放歸之惠，所以為報也。

荀林父職為中行，因以為氏。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

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也。違，辟也。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

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麇，

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麇，咎如討之。

麇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麇冬，各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公問諸臧宣

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卿。孫子之於衛

其位在三，小首立三軍，將佐六人，第三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

皆下卿也。

在猶於也。

良夫，小國之上卿，荀首，大國之下卿，是名位正當也。

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今韓名居首，故杜依名次第，配其將佐。

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降二等。下當其下。大夫，

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

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國，晉為盟主，

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韓

厥趙括鞮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

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鞮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

史記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侯景公

薛之馬遷蓋其說此後王為授王也任當也視熟視也其識之故也

戎韋弁服朝皮弁韋弁以韎韋為弁又為衣裳上下同服公皮弁迎賓則韓厥亦皮弁

陸云褚衣之裳莊子褚小不可以懷大是也即囊也賈人如晉以貿易厚猶重也不可以一時虛謀重誣君

此故為六軍齊侯朝于晉將授王禮郤克趨進

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也晉侯享齊侯齊

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

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

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

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

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子受其實惠

褚中

襄公卒子悼公賈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魯有二鄆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此

東鄆也即昔魯所爭者又東郡廩丘

縣東有鄆城此西鄆也即昭公所出

居者今城鄆當是西鄆在魯而出謂

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詳文元年傳例

頌敬之篇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孫許卒無公如晉葬鄭襄公無秋公至自晉冬城

鄭而為備鄭音運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杞伯來

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夏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顯明受其命

頌敬之篇

諸侯之從違則天命之去留所係

甚難不可不敬以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

乎敬諸侯則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

於我也邇諸侯聽焉未可以貳也聽服史佚之志有

之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太非吾族

也與魯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也冬十一月鄭公

孫申帥師疆許田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

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音壬泠力丁反晉

樂書將中軍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

祭在今河南鄭州

宋注、與魯異姓、又是夷狄、非我族類

鄭有東西汜而此非彼二汜蓋成阜縣東汜水以晉取之知之

辱在謂屈辱至楚國也佯為不能決

叔姬既出而猶稱紀者私諸侯出夫

人行道以夫人之禮入國致命其家

乃義絕公羊云非常為異害物為

災胡云梁山謂之韓奕言奕然高大

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阜縣東有汜水楚子反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皇戌攝鄭伯之

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

決子前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

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

山在馮翊秋大水無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

為韓國之鎮也
路史以蟲氏牢子
為古國名又云蟲
氏邦地存之
故者宥之以遠也

按我亡死亡也下
文得亡出亡也

林注天使人謂己

既既答趙嬰使者
畢也

書天道福善禍淫
補正穀有二在齊
者單言穀在魯者
則稱小穀此穀齊

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突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之兄○屏步丁友嬰曰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

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

使謂亡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

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舍音捨又音曰

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

祭之之明日而止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

華元也前年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

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

宗直變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匹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

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

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

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饑○為于降服

乘縵車無文○武且反徹樂息八出次舍於祝幣陳

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

叙誌饋饋也注饋
時之饋也或云此
敬大國亦非非禮之
禮也辟重本又作
僻按注重載之車
當在辟重下待我
待重車迴避也方
行則遲邪行則速
楚辭謂邪行小道
為捷徑是也所居
也周禮巾車孤乘
夏象卿乘夏縵大
夫乘墨車夏象五
采畫轂約也墨車
不畫也此無文即
墨車
也
禮謝山川之神

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見賢遍及遂以告

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六月

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

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

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

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

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又及日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宜

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

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出入華元之家也

秋文一本無之難

二字又無注為辭

十二月蟲牢盟在

上十一月定王崩

在下故云月錯倒

又傳不虛舉經文

此無所明益知為

行文補正定王不

書葬故傳欲見王

諡記之也

武公廟毀已久矣

今復立之為不毀

廟故記曰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謂其

世世不毀也又知

築武軍者傳云立

武是立武軍以章

武功也非徒築官

而已林註楚始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偃公

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無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

○費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

○鄭音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

左傳 卷十一

三

東楹之間國君來朝授玉于兩楹之間失威儀是棄其身也所謂威儀定命是也行速不詳緩也

聽聽命也立武立武軍也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

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

能久視流不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

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乃且反取鄭言

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

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

蠻城經唯書衛孫良夫獨衛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

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鍼其說欲襲衛曰雖

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

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郇音荀

蟹音沃饒而近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

樂音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庭謂獻子

河東鹽池周百十里其鹽名鹽他無此名朱注揖揖獻子也諸侯內朝二外朝一其內朝一在路寢之庭大僕掌之一在路門之外司士掌之外

陳睥睨也所以望敵備之者

朝則在庫門之外僕大夫親臣故令從公入寢庭也惡污穢之氣結崩疾也觀構音通故訓成厚深不疾故知薄淺生疾疾崩愁之愁之則志氣不舒志氣不舒則支軀羸困難病因入之墊下陷也即下溼狹隘蓋新田非獨水土厚深而汾澮流垢穢之物又民俗醇良易教也注無災患恐有誤此段傳氏改傳文次第文理似順國

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

地其惡易觀惡疾觀成也○易以豉易觀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墊丁念於是乎有

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不如新田今平

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

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墜國之寶也

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

樂近寶則民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不務本

饒謂國都也沃饒而財易得則民驕

侈而放逸近室則民皆商賈而不務

本貧富兼并貧者無財以輸官富者

不可以增稅公室所以貧也魯語沃

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

義勞也

為季孫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子叔聲伯如晉命

伐宋晉人命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

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冬季文子如晉賀

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申息楚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

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知莊子荀首中范

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

馮氏云令善也起下榮辱伏後善字一說令名也二縣謂申息二縣之師

酌謂酌酌也凡事酌酌而為之不專任己心林注人心所同然故曰衆之主也馮氏云以衆為衆則三人不敵八人也以善為衆則三卿為主餘于

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雖克不令成

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

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

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蓋何不也子為大政中

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欲戰者可謂衆矣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武子曰善鈞

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卿

礫々不足數矣十

皆晉之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

士燮卻錡趙同韓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有毒者又名甘鼠

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上且免故也免牛吳

最口甘為其所

伐鄭音談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

日曰牲

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

吳始見經又始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

吳楚交兵不書至

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公至自會無傳吳入

以始大通吳于上

州來州來楚邑淮南冬大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

國晉人為之也

晉

不振旅謂不能整軍旅討暴也壽夢立二年吳始益大稱王此壽夢之始事也吳距鄭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則爭中國之端也胡云稱國以伐狄之也何以狄之為其僭號也故具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傳虛載經文者蓋欲互見名號故舉之也此宣公是也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下民故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相息亮反見賢遍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

補正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嶽受封呂即漢之宛縣也疏申呂皆在南陽史伯所謂當成周者商有申呂是也古國名按周禮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注賞賜之田所以邑也秋文作所邑也

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苦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苦本屬齊齊服故苦從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藏才浪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晉以出兵賦而一邑壞也○御魚呂反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憚殺人取財也謂
分室奔命謂奔走
于君命以救邊境
之急也
而之一即一兩也
謂廿五人言之者
婉句耳以兩廿五
人共卒百人往以
此廿五人共九乘
車與兵也傳不見
元將車數蓋以大
偏十五乘往舍小
偏九乘以六乘還
也與其之與楚語
作教林注先是吳
未嘗射御故巫臣
與其射御也傳云
兩謂車也蓋楚廣

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復姬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
分子蕩之室子及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
遺二子書子重子及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
莫公反含反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
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舍兵習之舍音
救舊音捨乘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

之制本用一卒故
云兩之一卒車之
半邊為偏偏五十
人今留廿五人故
云舍偏兩之一亦
通然非杜意存之
按以兩以下四十
一字一氣讀俞氏
曰末數語下半部
春秋提絮小結構
大規模通吳總結
襄廿六年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此
不言叛故杜解之
蓋戚孫氏舊邑林
父出奔戚自從隨
非林父將去也

楚前是吳常屬楚戰陳直觀反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子重奔命救徐馬陵
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子重子及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
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林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晉樂書帥師侵蔡公
二年所取田語魚據反

婚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納徵徵成也成昏禮也諸侯謂之納幣詳文二年傳曰宣十二年凡殺大夫其告不以無罪史詳其曲直立其文故所書或從告或不從告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朝必賜命故今賜命擬朝而合瑞也成公未朝天子不宜訊其賜緩也召伯不書名是不訊之也春秋稱天王者廿五稱王者

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父宜其見誅故從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告辭而稱名冬十月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葬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衛人來媵古者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姓媵皆同姓之國國二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

八稱天子者此一事也

來媵之○媵以證及適丁歷反媵大結反又丈一反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秋文云說文餞送去食也字林子扇及

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餞錢淺反祖私焉私與

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言之有信義事乃行事必合義然後命令可成

歸諸敝邑用師鞏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

林注其誰不解體而有離叛之心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詩曰女也不爽

詩賦篇

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

德一德也

詩板篇

此事不於六年言者因其獲申驪追言六年侵沈述豪書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詩旱麓篇

不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及二三其德○差初買反又初佳反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用而二三之其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

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得志故遂侵

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驪力馳反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

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揖音集又於立反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且有功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扶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反聲伯如莒逆也聘自為逆婦不書者因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

左傳

卷十一

三十一

或云不豈不也杜為語助意亦而通一說夫字下屬非矣下文無備也夫之類可例焉

大夫非君命不踰境故因聘而逆明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還稱宋土之棄穆姜出拜謝之故知其女

公宮

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宣孟趙盾祁巨之反盾

徒本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

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玉賴前拒以免也

言三代亦有邪辟之

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

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乃立武

而及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遽里○遽其居反曰城已惡莒子曰

不侮鰥寡謂恤孤也所共祁奚之田又反趙氏

十四年莒子朱卒故知此渠丘公是朱也莒子居渠丘故稱之已猶太也

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

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

暴掠者莒人當唯勇夫重閉沉國乎為明年莒潰

此為命○掠音亮勇夫重閉沉國乎傳○重直龍

反又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歸故書卒也

若更適大夫晉士變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

則不復書卒七年鄭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曰君命無

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變將復之季孫懼使

况受賂乎

言我國僻陋誰欲弁之狡焉暗指楚人強爭弱大亦小故多大國陸云有縱弛而不設備者亦通匹夫好勇猶且重閉門闕以待暴客注命字林氏作戒

無貳謂奉君命者不受他人之命林注失信於君則無以自立朝聘有賄賂之禮無有加貨况受賂乎

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宣伯帥師會伐邲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

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

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

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

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晉人執鄭伯既受

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鄭故晉執之稱人晉欒書

桓二年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是也項公卒子襄公環立

林法伐稱人稱入書法典會盟

蜀同長曆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

在十二月上故知城在閏月

為祀故也秋前年

經為我也謂我強請

之也秋文無為字云本或作為我也

為衍字

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潰楚人人郟郟莒別邑也楚偏師

入郟故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在東海

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

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

為于偽反下文逆叔姬為我也既弃而復逆其

也本或無為字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歸田在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季

勤力寬怒堅忍強殺御軍也說與禦通要娶結也

范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也范文

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

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

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

命女復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鄆為

伯人執鄭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

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蹇父嫁女於

有蹇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穆姜出于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五章云蹇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飲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訂訃蹇韓甫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言善韓之士令女嫁焉韓亦安之及婦

道有顯譽

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先君猶

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

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

又直用反晉人來滕禮也同姓秋鄭伯如晉晉人

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樂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

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

鄭陳與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按秋例飛矢在上走馱在下馮汝言云諺所謂兩國兵交不罪來使是也漢官儀云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南冠也名杜後冠又名雞冠陸云後漢書輿服志載胡廣說

秋文邲作鄆

亦同然其實難詳何冠故杜惟云楚冠而已

伶氏世掌樂官而

善焉故名之本出

伶倫秋文冷依字

作伶

本本業也舊簡俗

也楚王既為君矣

若言當時嫌為君

隱或疑已在位矯

情為善故舍當時

稱遠事明己之至

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冷人樂官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使與

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犬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冷尹子重側

卿敬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犬子

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名其

卿尊君也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

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月

楚楚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日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

終巫臣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國滅宗覆故為大

誠無所隱也禮君前段名記云狐死丘首仁也達達禮也

決日從甲至癸也
決辰從子至亥也
辰十二辰也昔似
茅筋支為索削亦
菅類或為履或為
布或飾劍首蕉萃
憔悴同朱云物無
精粗美惡皆可畜
以備不虞

馮氏云是則二字
穿下蓋有不滿于
申之意吾類社稷
之靈吾國已有君
矣此良計也申亦
不幸而為小人所
乘耳按為訓傷紀
交本或作偽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決辰十二日也○詩

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

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是則公孫申

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紆

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

君為明年晉侯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

傳稱啓墊而郊則

周之三月郊之大
期也每旬一卜此
五卜當是三月三
卜四月二卜皆不
吉乃止也僖卅一
年傳云禮不卜常
祀

凡在喪公侯曰子
父喪代位尚不稱
君生代父位訖之
必矣應邵舊名諱

議曰周穆王名滿
晉厲公名州滿是
同名不諱也今作
蒲疑誤 景公卒
大子州蒲五月先
立以伐鄭 或云

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秦晉命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

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五月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

禮見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丙午晉侯獯

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秋七月公如晉冬十

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菽如楚糴菽晉大夫○糴徒

廢及一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衛子叔

羅今音翟集韻徒刀切音鞮姓也

按此謂公子班竊聞叔申之謀而攘之也

班與申非同謀之人又皆非執政蓋叔申以機事不密為旁人所窺耳

馮氏云自立天子為君以伐人而歸其君其示以君命之可為君而國立之不可為君也歟

成公今既非鄭國之君故云執一人

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

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子然子為君此父不父子

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子然盟于脩澤

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有

已鄭伯歸鄭伯歸不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按朱氏本趙氏上有蓋字從之

馮氏云大厲以懼心感之桑田以邪

心感之登天以貪心感之二豎則真

吾之精神為之故曰疾為二豎子也

秋為膏凝為脂其實疑者亦曰膏傅

氏云兩隔也隔上心肺清潔之屬隔

下腸胃汚濁之屬心在上隔在下

下有微脂為膏隔上有薄膜為膏此

處為至虛之地故針藥不及也素問

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壞

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

新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隔也心下

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音荒心下隔上也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

有瘳有瘳膜語故知瘳為瘳上薄膜也朱氏云此即今鑿經瘳瘳穴也蓋後人說此傳始知瘳之耳攻瘳瘳也張脹也腹暴脹也小臣夢負公登天以為此夢大吉喜以語人故令之出廁且為瘳也

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

也朱氏云此即今鑿經瘳瘳穴也蓋後人說此傳始知瘳之耳攻瘳瘳也張脹也腹暴脹也小臣夢負公登天以為此夢大吉喜以語人故令之出廁且為瘳也

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甸徒

練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

而卒張腹滿也○饋其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

也張脹也腹暴脹也小臣夢負公登天以為此夢大吉喜以語人故令之出廁且為瘳也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

夢自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

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

按其人他賢人也昭十年傳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可例焉陸厥杜云叔申本非賢者而欲効忠適

得其人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

糴未反於楚故留公須糴糴楚還驗其虛實冬葬

也晉葬也

也諱不書晉葬也

以自豈非矣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二

反注奉觴式羊無令力呈奔辟徐扶臂反從君才用反狄卒子忽反注

同及下冒之亡報守者手又辟女子一音扶單還音丹可復扶又辟司徒反注

必竟反注同賓媚美冀反賂以音路齟齬字林牛醜音陵盡東津忍龍力

反疆理居良反易也以豉疆竟如字又適在由反徐犒苦報不泯反

彌忍舊好呼報敢合如字一復借扶又而紓一音直鄭音直三帥類

反注及炭吐且用殉似俊蛤古荅瘞於例壙苦晃反棹音郭而爭爭鬪

其侈昌氏反又過衛古禾反又夏氏戶雅反殺御叔魚據死易以豉

反之承使道注音導吾聘匹政跪其委反一郢音以使介音邢勿音刑

令力呈代帥所類反下注稱也夫音扶庚將子匠反求好呼報反行使反

所吏濟濟子禮儕仕皆閱音悅鯨音古王卒子忽反令二君力呈不見反

賢通之別彼列宴樂音洛捷在妾暱女乙謂暴本又作○奸音干大師音師

音淫從本又經三年所馮皮冰書將子匠帥所類傳音一鄂音一萬音萬

停芳夫馘古獲以釁許觀求紓音舒懲直升宥音纒其好呼報反

不與預音不為于偽疆居良楚將子亮帥所類如潰戶內君為于偽反

同實諸之豉經四年傳大史音泰疆居良陂彼皮鉏仕居將中子匠愬音

素音經五年傳能令力呈饋其媿驛也音亦捷之在妾邪出似嗟絳人古巷

反壤如文去盛起呂纒一音莫諫素報之難乃且月倒丁老經六年反

傳子游相息亮反下諦帝魯倚於綺言易以豉夏陽戶雅別種章勇

登陴毗支復命扶又而近附近之及將新子匠反下大僕音泰疾音疾

痰本或作溺乃歷重脰一音直足腫音章勇反一垢古口驕佚音逸公說音說

卷之二十一 賦文

悅音公子成音城禦諸魚呂反桑隧音遂子盍尸臘反經七年傳也夫音扶共仲音恭

鄭音本亦作負音閣音黑要一遙反遺唯季反慝他得反請使所吏反說之音悅季札

側八音卒子忽反注同音令吳力呈反真其之政反諸夏戶雅反惡孫烏路反反戚七狄反

反經八年來媵一音繩反娣大計反傳不復扶又反其行下孟反猶喪息浪反

妃耦音配下五口反長有如字一音丁丈反平與音餘一音預反愷開在反悌徒禮反共姬

恭祁奚音尸反字林上趙衰初危反盾徒本反詰陟列反邪似嗟反敢侮亡甫反鰥

古頑音城已惡如字已猶太也本或作城已惡矣虞度待洛反封疆居良反唯然音維本或作雖

後人音閉補計反又補結音不復扶又反君後如字徐胡豆反經九年之好呼報反頃

傾音傳魯復扶又反下同音相所息亮反綠衣如字本又作祿吐亂反注同音使在所吏反拘九于反

不肯音佩音舍其音捨少小詩照反君盍尸臘反也夫音扶萃在醉反匱其位反為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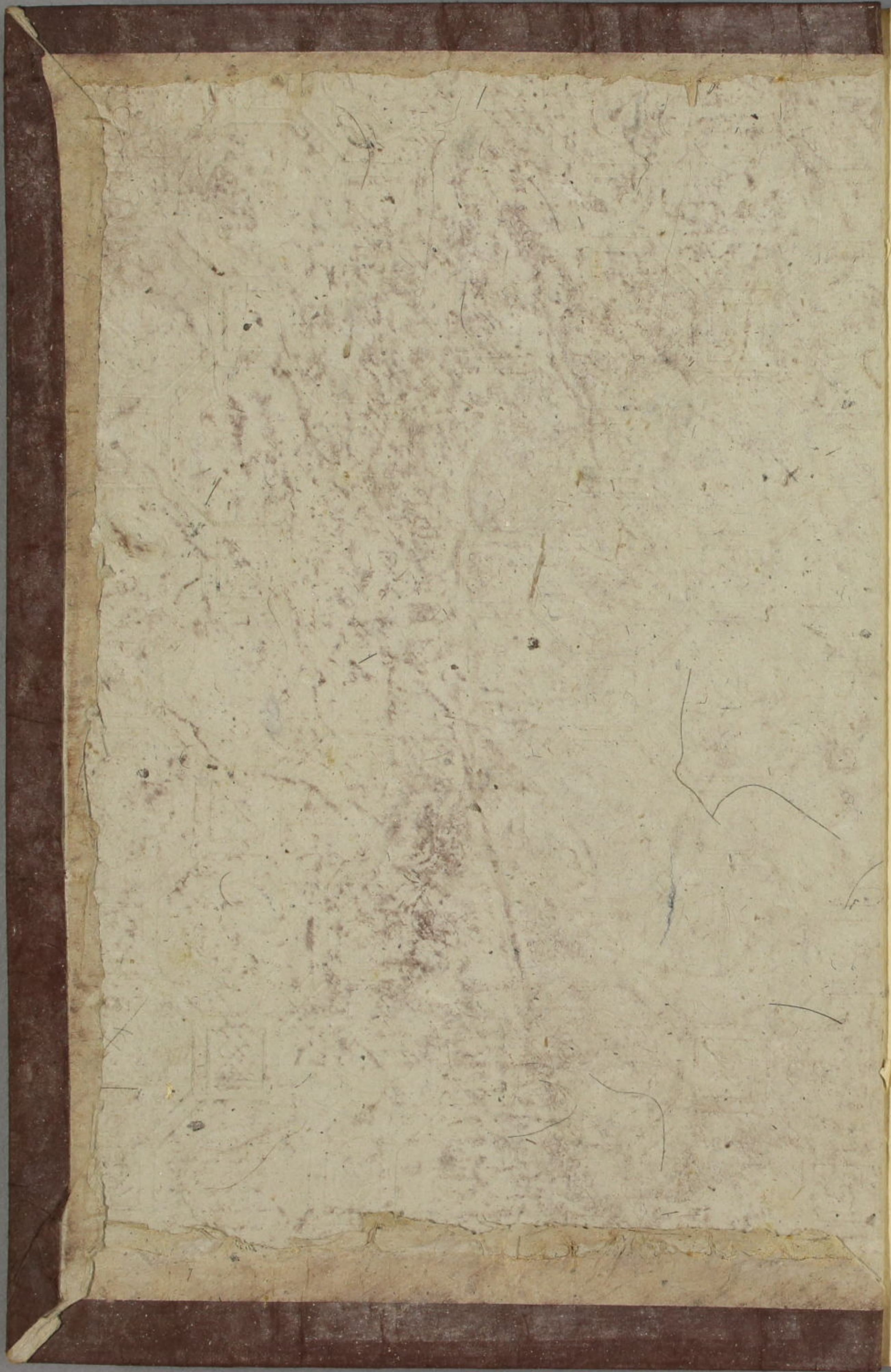
于偽音反非也而紆音舒音管使所吏反注及下同脩好呼報反經十年傳音羅一音土甲反

夜一音蒲音大宰音泰音之使所吏反及下音及頑如字徐五班反州蒲本或作州滿卷縣字

仁音權反如淳音搏膺音博音而踊音勇音及寢門一本無及字求醫於其反懼傷我絕句逃

之絕音南音革音攻之音工音鍼也音針音為之音如音

左傳 卷之九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a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texture of the paper. A small, dark, handwritten mark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text area.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卷' (Volume) and '九' (Nine).

